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, including a yellow robe with red trim and a red shawl. She is holding a sword and looking upwards.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pinkish-red with stylized purple foliage and blue mountains at the bottom.

# 粉蝶殘劍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 粉黛殘劍

二内一  
萍客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满身血污的老僧，立于悬崖绝顶，怒视着数名围逼的劲装汉子，冷笑道：“欲夺本派奇宝，除非日出西山！”遂双目紧闭，跳进万丈深谷……

声震武林数百年的一座古刹“天成寺”，一夜惨遭血洗。……

由此，引出一场场正邪激战，生死拼搏，凶残杀戮。

天宇派十二代掌门人，貌似儒雅公子，为何出掌震惊武林？是苦练的结果，还是有奇特异功？……

他为护本派之宝，除贼杀凶，勇闯千回峪，惊破敌胆，跨越双绝谷，吓飞贼魂，一颗善心，唤起天下英雄，满腔正义，集聚四海蛟龙，幼女出剑惊天下，百岁侠隐显神威，少侠武林伸正义，壮志凌云换芳心。

揭开武林中争斗的隐私，暴露出江湖上凶奇丑恶。

少侠的英姿，妙龄女郎的颗颗芳心，共同对爱的迷恋与追求，微妙微俏……

险象迭宕，出人意料的曲折情节，绘出这部武林图。

## 目 录

- 一 天成寺遭劫.....1
- 二 密林遇姝丽.....35
- 三 少侠显威.....61
- 四 峡谷，闪烁着刀光剑影.....93
- 五 小秃子、小胖子、白鸚鵡.....135
- 六 白眉山翁的毒计.....178
- 七 密室，囚着绝色女郎.....211
- 八 鸳鸯，被恶浪冲散.....237
- 九 勇闯千回峪.....273
- 十 华山圣叟.....306

## 一 天成寺遭劫

大雪狂舞，冷风飕飕。

塞北“玄真观”，大门深锁，在白皑皑的冰雪封冻下，四周寂寂。观外的松柏银装素裹，观内云轩中却是轻歌慢舞。

倏地，人影飘动，踏雪无踪，快如雷光闪电，几个起落，已入庙内，直掠云轩。

来人看到厅中，美女艳舞，款款诱人，声如莺歌，动听入耳。

与厅外冷峭的情景相比，令人几疑此处乃为世外桃源。

云轩内靠后墙铺一张床，躺着身穿水火道袍，脸色黝黑，年约六十开外的一位玄门道长。

此时他色迷双眼，涎水下滴，一付贪婪、狂妄之态，不可言状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来人在云轩外大声笑道：“道兄，好大艳福。”说罢，他慢步走进云轩。

来人是一位穿着黑袍的老者，他鬓发斑白，颌下虬须如戟，浓眉似刷，怪目横生，塌鼻露孔，年亦六十开外。

道长色迷迷地推开身旁二名美女，笑道：“美人儿，你看谁来了，还不赶快迎接。”

二名美女，满面怀春的看着米入笑着道：“太白金刚老人家还不请坐？”说着缓步来到老者身边，二名美女搀扶着他，坐在右边的竹椅上。

然后少女斟过一碗酒，递到太白金星面前道：“老人家一路风寒，请。”“嘻嘻，”太白金星对递酒少女淫笑道：“红梅姑娘这月余未见，可把我想坏了。”

这哪是一座道观？

这哪象一位修真养性的玄门弟子？

别看他沾花贪色，有辱祖师，如果误认为他是个淫鬼而小看了他，那可千错万错了。

他们二人是当今武林、分享盛誉数十年而不坠的星魁“四霸天”。

武林四霸天之中，太极神鹰卫岩师尊和太极神雕着泽师尊二人，为人正派，是正道人物；太白金星田禾良和太白金刚灵仙真人，却是斜道巨擘，为害武林甚剧。四霸天各据一方，威震神州。

两正两邪，势力均衡，互不冒犯。其他各派，各自维护，因而使武林暂保平静。

“咯咯……痒死我了”美人嘻笑飞语，打破了厅内的静谧。

太白金刚恶道伸把扯了一下身旁的美女，淫笑道：“妙人儿，客人来了，别急着走啦！”

太白金星田禾良“哈哈”笑道：

“道兄！你就放红梅走吧！让她二个人再表演一个‘天魔舞’，哈哈！”说罢，太白金星田禾良随着笑声，立起身

子，对服侍一旁的二女道：

“你们二人好好准备一下，献上绝艺，让我和道兄尽情地欢乐。”

二女恭声齐道：“是！婢子就去准备。”

太白金刚灵仙真人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柳腰款摆、逐渐远去的红梅、绿柳，一付依依不舍，神魂颠倒之状，令太白金星田禾良为之嘻笑不已。

为打开窘局，太白金星田禾良举起酒杯，声音朗朗道：

“道兄，好戏还在后头哩！来！咱们喝酒，今日来个一醉方休。”

太白金刚灵仙真人杯到酒干，太白金星长笑道：“道兄，你实在有一套，瞧你这身福福泰泰的打扮，和颜悦色的神情，一般人绝不知你是称霸武林的太白金刚！”

太白金刚笑道：“是的！这附近百里的居民，不但不知我的真实身份，而且还一直钦佩我为‘大善人’哩！哈哈……干杯！”

乐声再起，灯光一暗，氤氲香烟缓缓升起，红梅、绿柳二女随着乐声，莲步轻迈，花枝招展，似缕缕彩霞，徐徐出场，来在厅堂正中。

“好！”

太白金刚灵仙真人，简直得意忘形，不由得猛拍巴掌。

二女身披粉红薄纱裙，玉唇轻启，细语轻歌，莲足漫步，舞姿婀娜，媚姿横溢！

太白金刚灵仙真人，双手猛打节拍，闪着贪婪的目光，恨不得进场拥舞狂欢。

灵仙真人为何戏弄这两名女子？二名少女为何任凭他的摆布？

红梅、绿柳皆出身武林世家，红梅姓肖，其父肖键，在关外是有名的武师，为人正直，以侠义心肠为友。几年内，在塞北得一美称“义侠”。

绿柳姓何，父名何斌，一身惊人武功，为人纯厚，妻子岳兰，天生美人儿，也就是绿柳的生母。

一个风雪的夜晚，何斌突然被杀，岳兰失踪了，谁办的这件事，至今还是难解的谜。

九岁的绿柳，丧失了父母，“义侠”收留了她，为绿柳今后访贼报仇，他把亲生女红梅一起送往湖北，请求武林精英——“九朵莲花剑”创始人，——白莲神尼，传授绝学，白莲神尼同情的应允了。

数年后，二个女娃儿，变成了美丽的少女，更可喜的是，已获“九朵莲花剑”十二式绝学。

这年初春，二女结伴回塞北看望父亲“义侠”肖键。

初春的塞北，天气仍是寒冷，遍地积雪，夕阳西下，天空彩云朵朵，映照银色山地，更显得五彩缤纷。

红梅，绿柳沿着山径往前走，奇怪的事情出现了。一名身穿水火道袍的道长，飞掠来到二位侠女面前八尺处。

他那一双淫邪的目光，色迷迷的看着姑娘。

她们虽然身穿劲装，腰挂长剑，水火道袍的道长仍是毫无顾忌地轻狂淫笑。

他就是武林极有声誉的灵仙真人。

她们被这快如闪电的轻功惊住了。



轻狂的笑声，使二位侠女惊醒过来，看到面前道长丑恶的相貌，尤其一双凶恶的目光中，包含着淫邪，轻狂，下流地视着她们，二位侠女怎能不恼？

绿柳怒叱道：“何方恶道，竟敢拦路？”

灵仙真人正色迷迷地看着二位一个美似一个，俱可堪称绝代佳人，不由暗自叫好。绿柳的娇叱声他如若枉闻，仍拦住去路。

红梅、绿柳二位女侠，一见老道拦路不让，二人再次厉声问道：

“何观的恶道，敢拦姑娘的去路？”

灵仙真人“嘻嘻”一阵冷笑，两只贼眼闪出凶光，喝问：“你们是谁？竟敢对仙长出言不逊？”

初入江湖的侠女，报出了是白莲神尼之徒。

灵仙真人一听，心中暗喜，遂道：“原来是二位美人到此，仙长我遍寻不得，今日相见，实为有幸。”说罢，一阵开怀大笑。

红梅、绿柳二位女侠一听，不由震怒。蛾眉一挑，目闪寒光，齐指太白金刚，厉声怒斥：“你本是三清弟子，本应修心为本，为何如此狂妄？实在有辱祖师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太白金刚又一阵狂笑，道：“二位美人，你们理应知道，人虽入观修身，但那本性非是一下子改得掉的，谁不想享受世间之欢？请二位美人随我进观叙谈叙谈。”

二侠女大怒，银牙一咬，“咯崩崩”响，齐把纤手往前一领，喝道：“恶道，再不滚开，管叫你命丧深山。”说着，各

人抽出一把银光闪闪的利剑，齐向太白金刚灵仙真人刺去。

灵仙真人，一见两剑刺来，猛抬双掌，运动内功，奋力一推。

红梅、绿柳二位侠女，顿觉刚风扑面，站立不住，连连朝后退步，心中不由一凛，知道恶道不是一般人物。

灵仙真人，望着二女，贪婪之态毕露，恨不能一下子把她俩搂在怀中。

红梅、绿柳二位侠女，各执宝剑，呆望灵仙真人，双双慧眼，闪出愤怒的光芒。

太白金刚一见二女吃惊，心中大喜，喝道：“还不快快把剑放下？否则，管叫你们命丧此处。”

二女，毕竟是当今武林名宿——白莲神尼之徒，俱有绝顶惊人武功，刚才被太白金刚掌风击退，那是出其不防，如今再不示弱。她们互相交换一下眼神，举起宝剑，运动内功，用起“九朵莲花剑”一式“莲花放蕊”朝太白金刚面门两肩刺去。

灵仙真人，虽有超人的内功，但面前剑光朵朵，顿觉剑风袭来，自知定是强手，连连后退。

红梅、绿柳二位侠女，齐声怒道：“快快滚开！再要打扰，休怪姑奶奶摘下你的首级！”

太白金刚灵仙真人凶目猛睁，怒道：“后会有期！”说罢，转身操起轻功，山间划出一缕青烟，疾速而逝。

二女看到此处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各自暗忖道：此道轻功非浅！

太白金刚消失在半山腰间，藏在密林深处，暗暗观察二位女子的去向。

红梅、绿柳二位侠女，以为太白金刚落荒逃命，彼此相视一笑，正要迈步继续向下走去，绿柳姑娘道：“走！今天绝对不能饶他！”

红梅忙拦道：“师妹不必如此！”

绿柳怒道：“姐姐你怕他？”

红梅接道：“非是怕他。人家既然败走，何必再追！”

绿柳侠女无奈，只得向山下走来。

灵仙真人，一看红梅、绿柳二女子从身旁走过，便紧紧尾随其后，暗追不舍。

日落西山，夜暮四合，大地一片沉寂。

红梅、绿柳二人赶到一个偌大的集镇，住店歇息。

灵仙真人，一见二女入店，便躲在暗处，探察动静。

“冬冬！”两声更鼓响毕，小小店房，陷入一片沉寂之中，只有偶而可闻低低的鼾声。

红梅绿柳二女子吃过晚饭，同住一个上等房间，和衣而眠。为防不测，把宝剑放在枕头之下。

灵仙真人凭着他采花盗柳惯用的伎俩，悄悄来到二女住房窗前。他见房中尚亮着灯光，身贴墙壁，侧耳听听，二位女子正在低低谈话。只听绿柳道：

“红梅姐姐，咱们真想不到，初次下山，就碰到这个恶道。”

红梅接说道：“绿柳妹妹，你没有听师父言讲当今武林，由于四霸天各据一方，互不侵犯，虽然很少争斗，但黑道人物，短山截径，为非作歹，时有发生，要我们千万小心，不可闹事。”

“咯咯咯”一阵嘻笑过后，绿柳道：

“红梅大姐，尽管我们不闹事，但也不能怕事。刚才不是你阻拦，我一个人也要赶上去，摘下他的人头。”

红梅道：“绿柳师妹，非是姐姐怕事。你没看那恶道，年过半百，内功超人，真正打斗起来，胜负难卜。”

绿柳抽身坐起，不服地道：“红梅师姐，别说他是绿林败类，即是遇上当今四霸天，不把他们制服，岂不枉为白莲神尼之徒？”

红梅道：“绿柳师妹，人家不是败走了吗？”

绿柳又道：“依我看他虽然败走，尚不知是否死心，如果暗藏诡计，咱们可要吃亏了。”

“哈哈！”

窗外传来一阵狂笑，红梅、绿柳二位女子，呼隆坐起，各自抓过宝剑，正要下床，忽然闻到一股香气扑鼻。

“啊嚏！啊嚏！”

二位女子连打几声喷嚏，身子一仰，躺在床上，昏了过去。

灵仙真人在红梅、绿柳谈话之时，暗自好笑，心道：不是怕伤了你二人的娇体，我何须如此麻烦。想罢，伴着一阵狂笑，猛推窗扇，抖手把熏药打了进去。

太白金刚灵仙真人，知道二位女子已经中了熏香药，一式“紫燕穿帘”，窜进房中，望着昏迷不醒的二位女子，脸上现出得意的狞笑，遂双臂挟起二女，越窗飞掠，带回玄贞观。废去二女子的武功，给每人吞下一粒可恶的思春丹，二人一切都丧失了，情、性欲成了她们的追求。红梅、绿柳从此便成了太白金刚灵仙真人的玩物……

“天魔舞”舞毕，太白金星田禾良和太白金刚灵仙真

人，二人俱已尽兴，太白金刚一摆手，二女子款步走出大厅。

太白金星田禾良道：

“道兄！走！到你暗室谈谈去！”

二人步入暗室，对面落座，太白金刚立即道：“道兄，是不是要商谈如何夺取天宇派天成峰、天成寺中的那两宗异宝？”

太白金星颌首道：“道兄真是小弟的知己，为了击败太极神鹰和太极神雕当今两名巨敌，非取得‘穴功奇文录’及‘百年蛇胆’不可！”

太白金刚点头道：“不错！不过天宇派弟子上千，遍布天下武林，消息若泄露，恐会带来无穷的麻烦！”

太白金星田禾良狞笑道：“道兄放心！只要咱们联手，选个月黑风高之夜晚，东西得手后，屠尽天成寺，不留一个活口，可保无事！”

太白金刚恶狠狠地道：“先下手为强！”

太白金星续道：“对！后下手遭殃。走！到后边和小美人喝酒去！哈哈！”

|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|
| 汲井漱寒齿， | 清心拂尘服； |
| 间持贝叶书， | 步步东斋读； |
| 真元了无取， | 妄迹世所逐； |
| 遗言冀可冥， | 善性何由熟； |
| 道人庭宇静， | 苔色连深竹； |
| 日出云露余， | 青松如膏木； |
| 泠然离言说， | 悟悦心自足！ |

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，千年孤坟，无处话凄凉……

这是一个晴朗的清晨。

天刚破晓，穹天如洗，蓝黝黝的，找不着一丝云彩，只有残留在空际的二三颗寒星，兀自闪耀着行将没落的余晖。

在荒草没径的废园里，一垅黄土前面，徘徊着一个弱冠的儒巾青衫少年，倍极哀伤地吟哦着这首“姑苏台近”。仿佛又给这垅荒芜的土地增添了一层凄凉……

渐渐的朝曦东上，这一垅黄土前面的白色蜡炬，虽然火焰未灭，可是所吐的火舌，只是两团红影，在晓风里摇曳。插在蜡炬中央的三柱香，也只剩下寸许长了。看来有人来此祷告，已有些许时间。

只见那儒巾青衫少年倏然弯腰，探臂伸手，捧起一块长有五尺，宽约二尺，厚有五寸的大麻石无字石碑，迈步走进那垅黄土，将石碑竖放在那垅黄土的前端，双手猛然一按，石碑即没入土中尺许。

他仰天叹了口气，撩衣跪在碑前，左手扶着碑的上端，右手的食指和中指，骈指如戟，气运丹田，力贯指尖，聚精会神地在碑上书写着什么。

好雄劲的指力！

只见双指落处，如此坚硬的麻石竟石屑纷飞，簌簌下坠。待他书罢起身，那碑上竟刻有深达五分的二行楷书：

天宇派十一代掌门红松大师之墓

十二代掌门弟子丁大材泣立甲子仲夏

这两行字居然铁画银钩，劲力万钧，竟有一代宗师之气

势，足见这儒巾少年，文学的造谐亦是不凡。

这少年面朝着自己用手指书刻的石碑，泪眼婆娑凝注沉思，一幕十年前的惨痛往事，又涌上心头。

十年前的冬天，朔风凛冽，雪花飘飞，在市集街头的边隅，有个矮瘦和尚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踉跄地走着！

寒风裂肤砭骨，银雪漫天飞舞。风刮在这和尚脸上，雪吹进他脖子里，只见他一阵痉挛、抖颤，哆哆嗦嗦地打了一个寒噤。

这和尚值此冰天雪地、寒风凛冽之时，只将一件轻薄的巨袖袈裟，紧紧把身子裹住，似乎用了很大的力量，在抵御寒风和飞雪的侵袭。

袈裟的襟领上拉，掩住了半个脸庞，看不出他的脸和年龄。只有那一双眼睛，闪着无神的光，在注视着脚下的路。

街上寒风怒吼，人迹稀少，直街两边的店铺，虽在白昼时候，却都掩上铺板，仅留一扇门进出。

和尚突然抬起头来，眼睛中充满了困惑、痛苦、怨怒的神色，朝四周看了一下，梦呓般地喃喃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是从哪里来的？我……我是谁呢？”

这和尚如痴如癫，疯也似的，两手猛敲自己的光头……

呼呼劲风，不时吹开和尚裹身的袈裟衣袖。在他灰黑的袈裟肥腰处，可以清晰看出，血渍斑斑，只是经寒风吹刮，已经凝结成紫红块了。

在这和尚左鬓的太阳穴处，有着一块寸余方圆的疤痕，微显血迹，只要稍加留意，就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他步履蹒跚，双目无神，面无表情。他走过市集横巷，

来到直街转口处，猛地跟一个行路的撞个满怀。

和尚一阵踉跄晃摆，竟跌倒在雪地里，半天没有动弹。

那撞过来的行人不禁惊愕地“哎呀”一声，似是对这和尚怀了一分不安和歉意。他朝雪地上正自爬起的和尚看了一眼，依旧迎着寒风，很快地径自走了。

和尚一手按地，一手拢衣，摇摇晃晃，从雪堆里爬起来，一语不发，仍然沿着大街，朝前走去！

和尚自一跌受到震荡后，倏地感到眼冒金花，神志晕眩，露出摇摇欲倒的样子。

这是由于和尚剧寒侵体，饥饿至极，加之身负重伤，无法支持，才会显出如此神态。

他拖了两条宛若拴上千斤重铅的腿，蹒跚艰辛地走出这处萧然凄凉的集市。

苍茫穹空，银皑大地，四周间孕蕴在白茫茫的一片中。

和尚在雪地里摸索地走着，却不知走往何处？不禁怅然……

他觉得奇寒彻骨，饿火焚体，周身更是剧痛难熬，忽然眼前一阵昏迷，跌倒在雪地里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这位跌在雪地里的和尚，悠悠苏醒过来。

他睁开疲乏的眼睛，偶然发现自己躺在间暖烘烘的卧室床榻上。

床前站了一位方巾儒服，颌下留清须的老者，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。

“爷爷，他醒来了！他醒来了！”



老者身边的孩子，他那对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似乎已看护了这和尚很多时候，所以当和尚睁开眼睛时，这孩子立即新奇和诧异地急呼他身旁的爷爷。

老者年逾六十，精神百倍，在孩子呼他的时候，脸上立即显出欣然之色，连忙俯首察看榻上的和尚是如何的动静……

老者精眸炯炯，眼神扫过和尚左鬓的疤痕，胸腰处的伤势，及从他身上解下的那包东西，不由犯起阵阵疑窦。

“大师父！你醒来啦！你怎么会晕倒在雪地里呢？”

老者探问和尚时，脑海里很快找到这使他觉得熟悉的影子，不由惊奇、诧异地喃喃自语道：“竟然是他！”

一个人遇到太意外的事件时，往往会对摆在眼前的现实，生出一种怀疑，坠入惊奇、纳罕的情绪中。眼下这位六十开外的老人，就是如此。

榻上的和尚，这时脸庞全部露在外面。他是个脸形削瘦、颧额耸突，五官端庄，年逾半百的老人。

他听老者殷殷动问，嘴角微掀，透过一丝感激的浅笑，软弱地答道：“多谢施主救命之恩！”

听了和尚这样的回答，老者的心里，似乎又升起一阵意外的惊疑，暗忖：自己与这位天宇派掌门人，仅三年不见，这位老禅师怎的竟不认识自己了？

老者想到这里，连忙提示性的朝向老和尚道：“老朽丁宁昌，家住辽东，武林人称辽东神医，三年前在天成峰天成寺宝刹，曾与老禅师盘桓过一夕，莫非你把我忘了不成？”

老和尚听罢，双眉紧蹙，脸上一阵抽搐，睁着双眼，凝